

# Looking for 寻找失去的家园 HOME LOST

◎ 黄山

一、静静地走在垃圾裹脚的街道，摇滚、通俗乐伴着各色地摊的吆喝，伴着各色莫名的面孔和面孔下掩藏的混沌与迷惘、满足与期盼裹挟而来，让你感到周边的人群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明洗礼与道路选择，经历一场人生与命运的大搏斗……富贵与贫穷、正义与邪恶、守旧与创新、幸福与灾难、生存与消亡、人类与环境、现实与梦想……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让我们迷惘与困惑。

搜索枯肠，精神的殿堂却显得那么狭小而杂乱，散发出异化的腥臭与遗臭；我的情感的原野寒蝉凄切，暮霭沉沉，仿佛已不再激越与浪漫，不再灿烂与深沉，渐渐生出几许枯萎并漫向爱的荒芜，使我黑瘦的身躯连同灵魂都裹满无助的失落与迷茫。放眼望去，窗外建成和正在施工的高楼幢幢崛起，目光所及已看不见熟悉的山峦与浩荡奔流、一泻千里的长江，视野似乎变得越发狭小而模糊，心胸也在缩小的空间中渐渐卷曲并觉出窒息的失措与恐慌……

二、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与创造，伴随着“破旧立新”的创造勇气和日益坚挺、丰足的物质财富，并携带着人性的觉醒与欲望的膨胀而继续历史的前行。然而历史也常常以解嘲的姿态反省自身的蒙昧与混沌，忏悔对于人类文化与艺术乃至精神与情操轻视甚而摧残的野蛮行径。这是因为，在历史的里程碑上确有“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以及“文化大革命”这类悲剧的典例。“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他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余秋雨在《行者无疆》自序中说这番话时，或许正是感悟到了文化与艺术潜伏的某种危机。人类在新世纪绚丽的曙光中阔步前进，评价中华文化艺术的现状和推测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显然有些妄自尊大，也非吾辈之力所能及和本意，但重新体验自我精神本性和真正接近内在自我，期待文化的提醒和精神的自足，似乎并不为过。

都市的疆界在不断地外延，道路与桥梁施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原野的宁静，膨胀的人类在拥挤的街道接踵擦肩，木然中带着几分焦虑与呆滞，但这些远远掩盖不住人们内心的喜悦与踌躇，以及苦尽甜来的幸福和过分容易的满足。“知足常乐”，一贯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习俗美德，知足者，当你常乐时，还期待甚么？“民以食为天”，当大多数众生都已“丰衣足食”时，我们还能期待甚么？走在繁华的大街，连绵的歌声、乐声不绝于耳，但似乎没有几句真正发自心灵……

三、文化与精神的地位与作用正在被消解和胁迫，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的实用价值观和“游戏人生”的道德理念。在文明与蒙昧的历次交战中，“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余秋雨—《文明的碎片·题叙》）

当代水墨正是在精神与经济的裹挟中，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抉择中，在传统与当代、守卫与创新的纠缠中举步维艰，并且在争取与西方文化同等话语权力的对话中渐渐忘了自身的优点并丢弃了自尊，正在向民族虚无的大本营集结与靠拢，期待并甘愿接受后殖民主义“神圣而伟大”的同化洗礼，呜呼！

人生的舞台被重新搭建，人人都在做游戏人生的表演。后工业文明和资本时代造就的人情冷落和亲情淡漠，唯利是图的贪婪与醉生梦死的淫欲以及来者不善的嗔狂、妄语与嫉妒，连同已经不再为人的行尸走肉在此一应俱全，浩浩荡荡。我开始思索人性异化的起因和条件，究竟是迫于无奈还是自甘堕落，究竟是文化与人格差异造成的个案，还是人类整体在邪念与物欲面前精神瓦解与崩溃的必然？在这样的情形下，言说艺术的内涵及其当代水墨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显然有些勉为其难。如果说对文化的浩劫是一个民族最大的灾难，那么，来自无形的毒瘤与病灶对文化肌体的侵害与腐蚀，同样会吞食文化最优秀的品质，同样会对一个民族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这种以消解和胁迫为特征的侵袭方式，正是商品时代蒙昧对文化挑战的表现形态，因其无形与无声，不易被人警觉而更具危害。君不见，都市里的我们酒足饭饱，歌舞翩翩，衣装革履掩盖了精神的空虚，涂脂抹粉遮住了青春的消逝与情感的荒芜，虚情假意和逢场作戏，投机取巧和阿谀奉承以及编造谎言和恶意指责，这些人类品德中最龌龊最肮脏最无耻最卑劣最败坏的部份，象恶魔般缠绕着我们的肢体与裹卷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变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和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奴隶！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码，甚至连血缘亲情都无一例外时，艺术的真正作用与意义及其存在价值似乎已无足轻重，剩下的，除了唯利是图的贪婪，还有不再为人的苟且。“绿琴三叹朱弦绝，与谁唱阳春白雪”。正是对这一切的关注与内省，使我们伤神和忧虑，苦楚与扼腕。

四、说到水墨艺术，被当代艺术批判和轻蔑的“文人自适”，其实并不像它的反对者描述的那样：自语自恋，疏离时代。我认为，恰好是这种在逢场作戏的游戏时代下可贵的自语自恋，生动而确认地映照出当代世象的种种愚昧与荒诞。这种洁身自好的秉性和文化品格，远比那些动机不纯的“主义”与“运动”和欺世盗名、沽名钓誉者来得纯粹与自然。没有标榜的朴素自叙，反显出加倍的流畅与优雅。试想，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亲情都沦为金钱链接和讨价还价时，艺术的品质和人性品格还会如斯地纯洁与高尚并值得信赖吗？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文人自适”至少在文化品格和精神上还保持着与浮泛世风的某种距离，并且坚守和耕耘着自己的一方净土，以沉默的方式向世人发出几许心灵的喊声。当然，过份的自语和自恋的确有些“躲进小楼”的味道，不能起到文化对于人类警觉和塑造的作用。人的真正本质，是在

一切创造文化艺术活动的过程中，同时和首先把人自身塑造成熠熠闪光的文化胴体，进而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我曾在《现实的疏离》一文中批评过当代水墨疏离现实，脱离当代的倾向。我的观点是：每一个忠实于艺术的追随者，都应当真切地关注当代，表现当代，并且应以“真实的自我”，去面对内心和现实。其实笔墨问题并不是当代水墨的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是否真正地并且真实地生活在今天。直面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植入其皮下，言说艺术活动和自我精神指向，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我以为，无论是传统精神的“文人自适”，还是激流勇进的当代艺术，守望也好，创新也罢，自语与参与，关注与反省，所有关于文化与艺术比肩而立的自我取向和意志选择，在这个多元并进、繁荣共生的时代都是可取并且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无论是何种艺术观念和思潮，无论是哪种艺术类别与流派，都不应忘记中华文明共有的神圣使命与职责一向野蛮与蒙昧挑战！否则，我们便有愧于生命的造化 and 中华文化的养育！我认为，艺术品格的杰出与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性品格的纯正和高尚，取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本质。那么，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关爱自我并不断地完善自我，或许应当成为我们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阿基米德点。一切符号载体宣扬和表达的内涵，都应含蕴高尚的人本意识和精神品格，都应当以人类共同的文化创造和进步为前提。

五·宣纸就是宣纸，毛笔就是毛笔，水就是水，墨就是墨。可以改进，可以扩充，也可以增生；可以不用，可以轻忽甚而反对，但不必兴师动众“革它的命”，更不能肆意践踏和破坏！每一种物质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属性，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客观作用。风风火火的“中国画大讨论”把“笔墨”和“材质”视为通向天堂之路的桥头堡，试图加以攻克和占领，当然还有以“创新”为旗号的“观念”作其三军统领，这似乎理所应当。问题在于，讨论的目的，是要得出一个普遍认同的共识，按照一个统一的认识去从事创造活动，这似乎有违艺术发展的规律。你走你的路，他过他的桥，艺术的差异最终体现于语言的非同一性，只要胸中了了，无愧于心就好。“材质”更新说让人颇费思量，“岩彩”就是石色，“布面”就是西画材料，自古有之，何谓“更新”？至于明明是用丙烯或油彩在布面上作画，却硬要取名中国画之类的想法和做法，就更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只有做到真正的包容与宽容，才能体现真正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说到西画，从古至今，布就是布，油料就是油料，依然代代人材倍出，名作流芳，哪来这般众说纷纭的纠缠。由此我想到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问题，想到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列数的中华艺术冥冥而来，昭然宇宙，博大精深，绚丽辉煌，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仰韶文化”、“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气韵生动”、“无我之境”、“市井之风”；想到中国画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所涌现出的令人仰慕和崇敬的光辉典范—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石鲁、陈子庄……想到纯真的艺术胴体正在被铜臭侵袭与肢解，想到自我精神家园的凋零和情感圣殿的荒芜……或许，我们应当做点甚么；或许，我们可以做点甚么……

其实，凡是世间的事物，无不具有无穷尽的运动、变化之特性。中国画的发展，同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些不顾中国画发展事实并对其加以全盘否定的“穷途末路”论者们，除了显出自己的偏见与无知以外，其动机是可以存疑的。在中西互动的平台上，中国文化应当以真正“博大”的胸襟和科学的态度，在守卫与发展、创新与增生的行途中避免自满与自闭、妄大与虚无，将

古典传统与现代文明融汇贯通，发扬光大。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言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艺术是一种圣洁的朝拜，需要虔诚的精神和殉道的勇气；艺术是一种心灵的咏唱，充满智慧的开启和自我的发见；艺术是圣洁永恒的天使，是向种种追风逐浪的游戏和窥窃名利的贪婪与伎俩说出的“不”！归根结底，艺术是自我认识和更新的行途，是与众不同的固守与发见，是精诚之至的心声聆听，是冥冥而至的人性关怀……或许，能够真正与艺术相拥一生，才算得上无愧于生命的造化，以此为乐，那是上苍赐予的永恒！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黄山 工笔·纸本